

SHANGHAISHI
WENXUEJIANG
HUOJIANG
ZUOPINJI

上海市文学奖获奖作品集

1982—1984年 报告文学 诗歌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上海市文学奖获奖作品集

1982—1984 年报告文学 诗歌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徐 侗
陈如江
封面设计 邹越非

上海市文学奖获奖作品集

1982—1984 年报告文学 诗歌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

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三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 字数 154,000

1986 年 9 月第 1 版 198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,800

书号 10299·008 定价 1.25 元

目 录

报 告 文 学

杭州市 001 号·····	罗达成(1)
中国最小的留学生·····	刘保法 孙 愚(31)
有一个中国音乐家·····	赵丽宏(42)
方圆乾坤·····	朱卓鹏(75)
行路难·····	周玉明(112)
遥远而亲近的石竹花·····	肖 岗(130)

诗 歌

紫色的海星星·····	许德民(150)
在大山的第一级台阶上·····	徐 芳(157)
夏天是我的节日·····	黄晓华(164)
我曾是他们中的一个·····	王小龙(171)
登大雁塔放号·····	黎焕颐(180)
冰夫诗选·····	冰 夫(201)
蓝皮日记·····	缪国庆(206)
大上海·····	刘国萍(211)
在梦乡的小站·····	陆 萍(218)

杭 州 市 001 号

罗 达 戒

罗达成 男，1943年10月生于江苏水乡兴化。现为《文汇月刊》编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69年起，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写有散文三十多篇。1979年来，致力于报告文学创作，写有《中国足球队，我为你写诗》、《十连霸的悔恨》、《蒋大为与张佩君》等二十多篇作品。已出版报告文学集《中国的旋风》、《跳水女皇》。

水光潋滟晴方好，
山色空蒙雨亦奇，
若把西湖比西子，
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——苏轼

流连。流连。朋友，绿宝石般的西湖太迷人了。没有苏东坡那样的大手笔，着实很难用言词勾勒出她的湖光山色，唯有用流连忘返去体味她的妙处：绿的荷叶绿的树，绿的湖水绿的山，连那迷蒙的烟雨，也悄然浮动着绿的气息。

是的，对远方游子来说，逛一次西湖不容易，相见时难别亦难啊！谁在感叹了？“真想把这西湖带走。”哦，这——不算困难。不信，你在白堤上找一找脖子上挂着两副相机的干

静姑娘吧，她会使你的难题迎刃而解。

她挺好认，她的照片上过《中国青年报》：纤巧的个子，黧黑的脸，有点儿象那个电影演员刘晓庆。要不，看看她胸前别着的湖水蓝的小牌牌“摄影001号”，她一摁快门，就会把你永远融合在西湖美丽的景色里。而且，有意思的是，在每张照片上的右首，她都印着一行字：“江南忆，西湖留影”。会使你情不自禁地想起白居易那质朴而浓烈的诗句——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；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！

对了，她就是那个饱受西湖照相馆刁难、打击和排挤的个体摄影户。你给她写过信，让退了？这不奇怪。西湖照相馆“平湖秋月点”，不止一次这么干了。在信上批条子：“查无此人，退回原处。”还煞有其事地盖上公章，椭圆的，象个压扁的铁饭碗！既然如此，那你更得照这个相了，算是对西湖的留念，也算是对干静的支持，别忘了，请她照个彩色的！

001号，把一百级“台阶”踩完了

你怎么啦，小静？你把“西泠印社”摄影点的老摄影员惹急了。往常，老摄影员一看到你给顾客拍好照，开票留地址，用那种普普通通的“民用”信封，就逗你：“咳，私人的！”他用的信封确实不一样，牛皮纸的，印得挺神气。今天，他拍完几张照，一转身，着急了：你怎么拿他的有规格的牛皮信封？这一眼就能认出来。老摄影员嚷嚷了：“你把信封还给我，干静！”干静把信封递到他面前，老摄影员傻眼了，尴尬了。虽说规格是一模一样的，下面的落款却大不相同，“干静摄影。杭州市清玉路15号。”干静姑娘忍不住咯咯地笑了。

她乐了。文静的姑娘，竟然破天荒地开起玩笑来了。可

你还记得吗？1981年12月13日，你头一次营业，来到这被康有为称之为“湖山最胜处”的“西泠”，可不象现在这么洒脱、自信，那副惊慌失措的样子，简直能算是狼狈不堪。

哎哟！想到要去揽生意，干静的心里就象有头小鹿在跳，她害怕。妈妈早给她“全副武装”好了，她就是不敢往外跑。申请执照时那股倔劲儿不见了。找那个杭州市工商局，她跑了一天都没找到，错跑到人家西湖区工商局。第二天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把申请交掉了，他们也是头一回碰到这情况，说是“要讨论讨论”。等了一个星期，又去了，说这是“特殊行业”，一下子给了她五张表，要让五个部门盖图章。劳动局、财税局、交通大队，她还真有本事找到了。那印子可不是去一次就敲给你，得穿梭似地来回跑。“你拍过照吗？把你拍的照片交几张来看看。”“小姑娘，你想照相？你话也不会讲，怎么问人家？”“干静，你怎么都是一个人来，你爸爸妈妈同意吗？”一个把月了，腿跑累了倒不怕，她最怕回答人家问的话。好了，好了，五个大印全盖了，红红的，亮亮的，一个个圆得象太阳！

“小干，你怎么还不开始营业？”省劳动局的孙阿姨和张叔叔，听市工商局说“有个干静领了个体摄影户执照，已经一个月”，关心地找上门催促了。你红着脸，嗫嚅着说：“白堤我去过好几次了，没敢营业，我不好意思。……”“既然执照批了，还是早点去吧！你不是很有勇气？冲破今天，才有明天嘛。你带个头，杭州的待业青年还有好多呢。”

没办法，劳动局上门了，非去不行了。蓝色的派克大衣，绿色的军用挎包。这是个星期天，小静由表哥和他的朋友双双“保驾”，七点多钟就到了执照上所开列的营业地段。可是，从断桥转到平湖秋月，又从中山公园走到岳坟，小静除了给表哥他们拍了几张样照，一个生意也不做。表哥催了又催，她

总是推说：“太难为情了，看看再说。”

你是来逛风景，还是来开张营业？把包里那崭新的“太湖”相机，崭新的营业执照拿出来呀！你不急，别人都急了。

十点多了，回过头来，又到西冷了。表哥催得更紧了：“今天我们休息，才好陪你，明天就不行啦。有三个人，别怕。”有什么办法呢，小静怕，怕得挺厉害！“先别慌，上去看看再说。”她总算又找到一个借口，说没到过西冷。粉墙，月门，古木，飞檐，她什么也没看进去，跟着表哥他们沿着曲折的山径拾级而上。她想解解烦乱，走一级，数一级，七十、八十、九十一——真遗憾，怎么一会儿就踩完了九十一级台阶，只剩最后几级了。听说总共才有一百级。她真希望这石阶再有个一千、一万级，让她这么走呀走呀，怎么也走不完，只要表哥不再催促……

为了工作，她是催促催促再催促。同学们都各奔前程了，就剩自己闲着，成了烧饭买菜的家庭妇女了，不，该叫家庭少女吧。干静觉得命运捉弄人，对摄影无缘的妹妹，成了单位职工子弟中，唯一考进了令人羡慕的西湖照相馆的人。而自己那么喜欢拍照，却不能去。初中毕业的时候，她对照相就迷上了。到店里租了个照相机，光圈也不对，速度也不动，就知道一张一张摞。一冲洗，五卷胶卷全是黑的。摔了个跟头买了乖，还是拍呀拍，总算象模象样了。

她跟妹妹说了：“我怎么也要把你的工作抢过来，让我去吧。”妹妹真慷慨，她还真肯让。但工作怎么能转让呢？干静只好催爸爸：“你们单位还招不招工？”爸爸不愿意跟领导去磨蹭，只是说，培养你们到高中是父母的责任，以后是升大学还是招工，要靠自己去努力，我们帮不了忙。邻居一个小姑娘，才初中毕业，十六岁，靠妈妈是个什么大组长，也进去了，她哥哥、姐姐也都工作了。干静恨得写过一首诗：走

后门的进了好单位，老老实实的不分配……她高中毕业闲了三、四年，二十一岁了，想工作想疯了。她让妈妈给她做了一套工作服。可这画饼充饥顶什么用？她几天往街道里跑一次，“你想干什么工作？有人要挑工种呢。”她说什么我都愿意干。她们说有地方要个炸油条、做烧饼的，干静说我想去，我在家饼呀馒头都做过。一落实，待业的多，轮不到她。环卫所她也报过名，扫垃圾、倒马桶全都行。“名声我倒不在乎，只要自己看得起自己；你看不起我，我更看不起你。死脑筋！”问下来，只招男的，女的不要。“唉，我连一次工作的机会也没有！闲得让人发慌，让人心烦，这个滋味实在不好受。”

说出来她怕人家要笑话：“我有时觉得空虚得不得了，就往教堂里跑，听牧师讲圣经，看教徒做祷告……”

哦，九十九级“西泠”台阶踩完了，只剩下最后一级了，不可能出现奇迹，再延续下去了。工作，工作，也到了最后一步，不会从天上往下掉了。那天晚上，老实巴秋的爸爸在看报纸，说是北京的姑娘上街卖大碗茶，自谋出路。“你看人家姑娘，没有工作自己想办法。”爸爸将了她一军：“你有没有人家那种魄力呀？”她说，真让我干，我也干。其实，她连想都没想过。谁知道，左一次招工不沾边，右一次分配轮不上，逼急了，没有选择的余地了。她回头再找报纸看那个“大碗茶”，还真被那个姑娘的精神打动了。她去问街道，可不可以当个体户搞照相……“哎呀呀，你这一步可不能走。”人家好心劝她了：你们家海外关系那么多，印尼、香港、新加坡，舅舅、姨妈、外婆，又有钱又有别墅，人家想去没条件，你有条件还不去？“我偏不！有的女的找到个人，能跟出去就行，这样的人太俗气。人活着，总要活得有意思。我算铁了心，非走这一步，干个体！”她走出了第一百零一步。没想到，西泠山顶，也

有一个摄影点，来拍照的人还真多。人家一个女导游真能说，这小小山头上，苍松翠柏中，名胜古迹怎么这么多，有什么四照阁、汉三老石室、题襟馆、观乐楼、华严经塔，还有什么锦带桥、规印崖、小龙泓洞、闲泉……她记也记不住。很快，她被那个老摄影员娴熟的动作吸引住了。游客傍着水色清冽、鱼翔浅底的闲泉，要拍那个挺拔玲珑的华严宝塔。她没法想象，这么高的塔尖，用“120”的相机怎么拍得下来？“眼睛看对面小松树，”老摄影员喊着，把照相机侧过身来照……嗨，原来是拍个对角线，她看出了奥妙！

“时间不早了，快把相机拿出来。”不好了，表哥又在催逼了。“不，不，我不敢，今天不照了。”她忙不迭地求饶了。表哥忍不住发急了：“你不照，也要你照！”正好有三个解放军战士看完国营“摄影点”上的样照，顶面走过来。表哥发问了：“同志，要不要照相？”“照！咱们每人照一张。”没有退路了！干静的脑海里，轰地一下炸响了。她不知是怎么打开绿军包的，也不知是怎么打开相机的，更不知道为什么先把嵌在镜框里的执照亮给战士们看，“我是个体摄影的，个体的……”焦距？焦距怎么对不准。只觉得手在抖，脚在抖，心也在抖……她蹲下来深深地透了一口气，咬紧了牙关，死命地克制住自己；还算好，她还记得学刚才那个老摄影员的样子，相机侧过来，镜头对准那一颗闪亮的五星帽徽，对准那一座庄严的华严经塔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按动了快门……

三张照片拍完了，她却在那里两腿软得起不来。还是表哥给开的票：三个九毛五，——两块八毛五；表哥也是外行，光知道在“民用”的信封上记下了地址，却连个邮费也不知道收。“国营的”那个老头过来看了看，没反应过来，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？

表哥心狠得真可以，还要招呼人来照相。“不拍了，不拍了，我刚才吓都吓死了。”她拎着个包，连背上肩都来不及，一边嚷，一边没命地往山下跑。她再不管它台阶多少级了，恨不得一步全走完！

到家了，总算是“凯旋而归”了。表哥学着她的样，把她“丑化”了好一阵，脸怎么红，脚怎么抖，家里人听得都笑起来。小静跟妈妈说：“这个钱真不好挣，我现在想想都害怕。”不过，她心里还是觉得挺光荣：“第一次挣钱了，我有工作了。”

她是一个劳动者了，可以自食其力了。由衷的欢快，把干静的心海淹没了，把这个狭小的只有二十六平方的家庭淹没了。

真的，等她平生头一遭把40元伙食费上交给妈妈的时候，等她刚积下一点钱，就把妈妈“捐赠”购买太湖牌照相机的120块钱如数奉还的时候，她和妈妈都动了感情，说不清是高兴是激动还是兴奋。

这，决不是财神爷带来的欢乐。这个五口之家不缺钱花：爸爸、妈妈的工资一百多，加上在印尼经商的舅舅按月寄来一百多，就是干静两手插在衣兜里，家里也能养活她。妈妈也并不要她还投资买那个相机的“一百二”，小静也知道，妈妈的存款里，也许有十个、一百个“一百二”。但她却挺认真的，一定得还，不然叫什么独立谋生，还是带“拐棍儿”的。

爸爸可真有意思，给她下过死命令，不让多挣钱：“小静，用不着每天都去营业，吃的、穿的你能养活你自己，再添置一点摄影器材，就可以了，多下来的时间，你就自学嘛，看点文化书、摄影书……”干静点着头，答应得很痛快，“我是想工作，又不是想当万元户。”

当妈妈的最善于观察女儿了，自从工商局把执照发给她，

虽说她背着个包，白白地溜达了半天又回家，可她不像以前那么愁眉不展、烦躁不安，变得开朗了，活跃了。头一天西冷营业怕得那个熊样子，第二天蹲在家里稳定情绪，你看她有时几乎是眉飞色舞了，还有兴致“哗啦”一下打开录音机，欣赏一支立体声音乐。噢，家里的“电气化”也不少：二十吋的大彩电、落地的电风扇、洗衣机……光那个电子计算机，一二三四五，香港的舅妈就送给他们家五部！

西湖照相馆，吃了一块“黄牌”^①

哪一个姑娘不怕走夜路呢？

天黑黑的，风呼呼的，快到深夜十二点了，她才把胶卷冲洗完，从借作“暗房”的一间农民家的小屋出来。一出门，刚要骑上自行车，她听到窸窣响声停住了，放开胆一看是一堆稻草。真是草木皆兵。半路田野里，什么东西倏地窜过去了，吓得她心里怦怦跳：千万别冒出个坏人来。

说实话，她怕得要命。虽然这儿离家不远，踩车子才五、六分钟，步行也不过十来分钟。她却觉得这段夜路漫长得不得了。怕也得干，不然到哪儿冲胶卷？开始，她让妹妹带到西湖照相馆，没几次，人家就拒绝给冲洗，什么理由也不说。

家里挤，才二十六平方：一间屋子放了三张床，东西摆不下，齐里匡郎吊在头顶上，根本没法做暗房。

回来晚了，大院的门早锁了。她回不去，家里的灯火还亮着，爸爸、妈妈不放心，女儿不回来不肯睡。她只好在围墙外面的田里喊：妈妈、妈妈，我到农民阿姨家里睡一宿。妈见女儿这样子，心疼得直流泪。她把家里平静的生活打乱了，总觉得对不起妈。后来她不骑车子，黑咕隆冬的走回来。进

不来，干脆就学着爬围墙，跳进来。一次，翻墙时把钱包翻丢了，第二天早上她去问看门的老公公，有人捡着钱包吗？老公公问怎么回事，她说了。老公公心疼她，同情地说：下一次晚一点不要紧，你叫门吧……

这晚上深更半夜的，忙得够呛，怕得发慌，干脆挺挺也就过来了，她不是那么娇滴滴。她忧心的是一个白天发生的事，比这叫她害怕一百倍，痛苦一百倍！而这些，她本来思想上一丁点儿也没准备……

……这是支什么歌？蒋大为唱的。“人生不是一杯酒，不只是陶醉，也会有忧愁，生活有旋涡也有激流。青年朋友你往哪里走？”这是在问小静吗？“往哪里走？”三、四年那漫长的等待和忧愁过去了，现在还不清楚吗？她又在编织诗句了，关于杭州市001号摄影个体户的诗：相机挎在肩上，执照放在包里，希望荡在心头……新的生活刚刚开始，这个涉世不深的姑娘，用她纯真、善良的心灵，憧憬着、想象着……

她头一次单枪匹马出来营业，兴致真不坏，——那一天，阳光暖洋洋的，照在她身上，照在她心上，说不出的舒畅啊！她想起了，“国营”的摄影员都有一个“摄影”的小牌牌儿，别在相机带上。她到湖滨商店也买了个红牌牌，空白的，找谁写字呢？她转到孤山山洞里面，看到一个小姑娘正对着杭州饭店画钢笔画。心想，画画的人字一定写得好，就请她帮助写上“摄影”两个字……哟！字还写得真可以，往相机带上一别，“正规”多了，还真有点儿“国营味”。

干脆姑娘呀，你太天真了！你可知道，等待在你前面的，恰恰是有忧愁，有旋涡，有激流；恰恰是要印证早先你听过的那支歌“人生不是一杯酒”……

十点半了，干脆转到平湖秋月，西湖照相馆的摄影点上

看不见人，吃饭去了。一个老伯伯招呼说他要拍照，干静刚起身，平湖秋月点上出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，厉声喝问道：“你是什么地方的？”“我是个体的，工商局批准过的。”她老老实实地把执照给他们看。那个瘦长个子男的一副凶相：“西湖风景区是我们的，你不能来。要照，你到马路边上去照。”他把执照扣下了，还斥问道：“工商局是你老子还是你娘舅，这执照是开后门搞来的，放在我这儿，谁发给你的，叫谁来拿。”干静急得哭了，这张执照凝聚着她多少心血和希望！幸亏顾客围上来，听这个抽抽泣泣的姑娘说了原委，全都护着她。西湖照相馆的那个男的鼻子一哼，才算把执照还给她。干静的情绪一落千丈，她又伤心又纳闷，心里的问号一个接一个：西湖照相馆怎么比工商局还权威？大印盖了怎么没有用？这个要收执照的人怎么象凶神？

在家里躲了一天，干静又到平湖秋月来了。她心里七上八下的，要不是爸爸给鼓劲儿，她今天真没有勇气来，前天给撵得太惨了。爸爸说，他已经问过工商局、劳动局，都说是“你叫干静不用怕，执照上写明‘从断桥到岳坟’，平湖秋月当然可以去。我们再跟西湖照相馆说一说。”说了没有呢？平湖秋月摄影点上，怎么会贴出这种“告示”呢？“最近，我们这里有个个体户，是个女的，顾客不要上她当”。

干静坐在平湖秋月栏杆过来的亭子里，脸上满是犹豫和困惑。挎包放在她的膝上，要不要打开？照相机要不要拿出来？她壮了壮胆，自我安慰地想，既然爸爸问过了，大概问题不大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她试探似地取出照相机，拨弄着，见没动静，又把执照搁在凳子上。一个年轻的妈妈推着辆童车过来了：“你是摄影的？给我孩子拍个照吧。”她扶着车把帮着推，似乎握着这个就能站住脚，没有事了。冤家路窄，西

湖照相馆那个瘦长个子高颧骨的男的过来了。他一边吆喝说：“跟你讲过不准来，怎么又来了？”一边象老鹰抓小鸡似的，伸手又要收执照。干静又惊又怕，飞快地把执照放到包里去。那人又上来要抢她的包，照相馆的两个女的也帮着嘲弄说：“女的干这个，不要脸皮，搞不好了。”力小体弱的干静躲不了，包被照相馆那个老鹰般的男的夺过去。她吓懵了，哭得惊叫了：“我可以来照，可以来，工商局说，我可以来！”看的人一层又一层越围越多了，比前天要多好几倍：他们全都气坏了，七手八脚地帮干静把包夺了回来。上海来屏风山疗养的二十来个游客说：“个体摄影户，上海早有了。”北京来的游客也讲：“天安门广场上都有了，杭州为什么不可以？”一位北京来的干部模样的人，冲着干静激动地喊着：“来，我就要你这个体户照！”西湖照相馆那个人根本不买账，气势汹汹地吼道：“你照就没收！”

也算巧，省劳动局的孙雪芬和另外两个人也在围着看，已经听了有一刻钟。他们是特意来看小干今天有没有来营业？正碰上了这场“老鹰抓小鸡”。

孙雪芬拨开重围，对西湖照相馆那个男的说：“我想作为第三者跟你说几句。”

“你算老几？”那人骄横无理地问，“我是‘平湖秋月点’的组长，你算什么？你懂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不要这样，我想找你个别谈谈。”

“你没有这个资格，你把工作证拿出来！”

孙雪芬出示了省劳动局的工作证，反过来问对方：“请你把名字也介绍一下。”

这个老鹰般的组长愣了愣，又顶了一句：“不告诉你。”工人纠察队的人看不下去了，说他叫迟在正。劳动局的人

说：“她是合法的个体户，是新手，你们应该帮助她，关心她，怎么能欺负她……”

干静忍不住失声痛哭了，她躲到孤山上没人的地方哭，好象一下子跌进了万丈深渊，心里茫茫然：捧不到“铁饭碗”，当个个体户怎么也这样难。回到家，她问妈妈：“你说呀，我为什么命这么苦？”“年纪轻轻的，不许这么说。”妈妈数落了她的。除此之外，这么复杂的问题，叫妈一时间怎么作答呢。

小静呀，你可知道？为你的事搅乱了一家人的心，你欢乐全家高兴，你伤心全家难受。别看妈妈在你面前能挺住，背地里却在你爸爸面前淌眼泪：“现在是进退两难哪，我为她操心得头发都要白了。”爸爸沉默了许久，叹息说：“实在不行，就……”请别责怪他们说泄气话，即使再热气腾腾的家庭，也难免有一时的沉闷和惆怅。

仿佛是知道小静受了委屈，香港的表姐这当儿又来了信：“还是快来吧，何必遭那个罪，当个护士也能挣上一千五……”这些话，舅妈和表姐探亲时，反反复复劝过了：香港的确不是什么都好，穷人的日子不好过。但也不是什么都坏，有我们在能帮你找到工作。你来吧！干静跟表姐顶过嘴，说那儿是物质生活丰富，精神生活空虚。表姐说的那些小姐、少奶奶，每天花几个钟点对着镜子搽这个粉，抹那个油，生怕变黑了，变老了，象个闷在笼里的金丝鸟。这种日子太乏味了！不管表姐怎么劝告，小静心里还是把“出去”的建议否决了：她还是留恋那心爱的摄影和西湖，还是妈说过的“我们一个也不走，一家人好歹一块过，金窝窝，银窝窝，不如自己的草窝窝。”

一晃几天了，小静的情绪好多了。妈妈才亲热地勾着女儿，象是在抚慰女儿，又象是在回答问题：小静呀，妈想

过了，我们只能进，不能退。你说你命苦？你想想，有上级部门？为你撑腰，有那么多顾客护着你，这个命还不好？这跟“文化大革命”受的折腾能比吗？我们家那种苦日子不也过来了？母女俩泪眼模糊了，相顾无言了，沉湎在痛苦的往事里……

——那个日子是太苦了，折腾是太多了。一九六九年，干静才九岁，小妹妹还抱在妈妈手里。他们一家人，给从大连带薪下放到浙江余姚爸爸的老家去种地。爸爸是右派，大鸣大放时被莫名其妙划上的。妈妈是侨眷，四岁从印尼回国的。一碰上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一个算右派，一个是“特嫌”，全给造反队抓起来。她们姐妹三个无家可归了，眼泪汪汪的，亏得同情他们家的那个好心的爷爷和奶奶，给收养了下来。刚到农村，那儿的方言一点儿都听不懂。开始半年，干静书也没法读，就靠爸爸教……那一带，有什么坏事发生了，她家总是怀疑对象，“好人不下放，下放没好人！”种了七年地，才准许搬到县城里。爸爸、妈妈不愿白吃饭，闲得慌，请求到房管局里去帮忙。批林批孔，又把她爸爸批成了“不速之客”；住的地方被封了，钉子足有几寸长。都是1977年7月了，闯来几个自称公安局的人，把她爸爸带走了，关进“余姚遣送站”。审问问得真奇怪，问他：“国外老给你们寄钱做什么？”“为什么不愿呆在家里吃闲饭？”随随便便关了人，还不让看，给吃的是发绿的霉饭。遣送站不让送吃的，只许送药，妈妈想法在药水瓶里灌进蜂皇浆。妈妈又哭又吵，要控告，九月十三号才放了人，但是临了还宣布，勒令他们家十月一日前离境。干静弄不懂，“我们又不是外交官，怎么还要驱逐出境？”她爸爸关了五十天，出来时成了花子脸，胡子好长好长的，妈妈也老了一大截……